

苗疆蛊事

南无袈裟理科佛
著



欲加之罪走他乡，生死与共见真章。
今生不念往生事，一声故旧。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苗疆蛊事 ⑨

南无袈裟理科佛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苗疆蛊事. 9/南无袈裟理科佛著. —上海:上海
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520-0483-0

I. ①苗… II. ①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2552 号

苗疆蛊事 9

作 者: 南无袈裟理科佛

责任编辑: 王晨曦 缪宏才

封面设计: 主语设计

插图设计: 天津正东动漫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 720×102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25

字 数: 36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0483-0/I·116

定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第四十二章	这杀意，像酒	55
第四十一章	山中苦行，顿悟反遭伏击	50
第四十章	黑夜的希望	46
第三十九章	字路遇盘查	42
第三十八章	收山货的人	38
第三十七章	寨子的外人	33
第三十六章	了却因果，子时果果还魂	28
第三十五章	大人驾到，数尽罪魁祸首	24
第三十四章	剑下请留人	20
第三十三章	恐怖山神，生死节奏	15
第三十二章	天黑请睁眼	10
第三十一章	选择信任，凉山故闻	6
第三十章	堂屋恶斗，身修曝光	1
第二十七卷	亡命天涯	1

第五十九章 战蛇灵

第五十八章 脱囚之战，发现另一个囚犯

第五十七章 下水道中，救友不避重负

第五十六章 伙伴团聚，共谋营救事宜

第五十五章 脱胎换骨，茶馆相约解救

第五十四章 心魔遁转，迷梦抚琴

第五十三章 神秘帮手，性命危在旦夕

第五十二章 同病相怜的战友

第五十一章 他乡遇故知

第五十章 公道人心，迷蒙他见贵人

第四十九章 那一刻，我飞了起来

第四十八章 衔尾追击，呼麦台唤巨兽

第四十七章 神剑引雷，山穷水尽无路

第四十六章 天雷滚滚，弃徒终究翻脸

第四十五章 戒精何首乌

第四十四章 密林追踪，敌人终至皆来

第四十三章 首席大长老

135

131

126

121

116

111

106

101

96

91

87

82

77

72

67

63

59

第十章 僧舍追兵

第九章 虹化佛光

第八章 传道授业

第七章 救人，迷梦

第六章 舍利，遗迹

第五章 湖祭，入水

第四章 剑脊鳄鱼

第三章 湖畔，羊尸

第二章 湖神，喇嘛

第一章 入藏，思乡

第二十八卷 藏边鬼妖

第六十四章 情人佳节，来年共赏樱花

第六十三章 战后余波，共享除夕之夜

第六十二章 朵朵破阵，长老重伤奔逃

第六十一章 对掌碰硬，再战烈阳真人

第六十章 江湖行走，发誓从不用管

第二十七章 终极使命

第二十六章 石厅，右使

第二十五章 一入其间，浑身冰凉

第二十四章 入水，复仇

第二十三章 有一种道，叫做原谅

第二十二章 一掌，两掌，三掌

第二十一章 战，战，战，战！

第二十章 冷骨，暴起

第十九章 小妖，反禅

第十八章 豪气，反岳

第十七章 终途，离别

第十六章 鬼妖，取舍

第十五章 神秘婆婆

第十四章 暴露，佛塔

第十三章 孤胆右使

第十二章 侏珠虹化

第十一章 虚实意义

第四十四章 服丹，离去

第四十三章 战后分赃，火娃飞回

第四十二章 燃尸，出洞

第四十一章 王

第四十章 旱魃，棺开

第三十九章 藏边鬼妖，举手破阵

第三十八章 受挫，陡现

第三十七章 恶鬼凶狂，唯有死战

第三十六章 截人抢宝，恶鬼墓现

第三十五章 铜钱剑破，妖女莫走

第三十四章 联手抗敌

第三十三章 死状，浮棺

第三十二章 千里传音，暗河浮尸

第三十一章 老道逞凶

第三十章 喇嘛，道长

第二十九章 水至，追兵

第二十八章 故交，忠告

第一章 妈，我回来了

第二十九卷 工厂诡事

第五十一章 大师兄来电，是否要出藏

第五十章 虹光，入剑

第四十九章 偷珠转世，虹光归属

第四十八章 点化失败，祁峰雪山

第四十七章 执着，执念

第四十六章 宝窟法王，洛氏东南

第四十五章 一生，有你

353 357 362-367 372 376 380

384 384



第二十七卷

亡命天涯

第三十章 堂屋恶斗，身份曝光

这一阵飓风从门外吹过来，将火塘里面的灰烬全数刮起，漫天飞扬，也迷糊了我们的视线。我只见到一道黑影子，从外到内，似离弦的箭，倏然射了进来，朝着躺在草席上面的张果果抓去。

杂毛小道双腿盘坐，闭目念经，不悲不喜，不为所动，似乎隔绝于世一般。我前两日便已经镇压住了心中的阳毒，这两天的精神也有所好转，正打算找一物，来祭我手中这把鬼剑。见这黑影来袭，怕那烟灰迷花了眼睛，当下就闭上双目，抓起放在膝前的鬼剑，凭着印象，一剑斩去。

刷——

这鬼剑有朵朵寄身，我一剑斩去，立刻在空中划出一道凌厉的撕裂声，响亮得紧。

那一阵妖风吹过后，我睁开眼睛，看到那道扑向凯敏小妹的黑影，被我一剑逼退，跃上了房屋的主梁。杂毛小道依然还是没有睁开眼睛醒过来。我放目看去，房梁上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缩成一团，毛茸茸的，像狐狸，又像是猴子。仅仅是在一瞬间，那团黑乎乎的东西摇身一晃，竟然变成了人形，不高，也就一米四几，华服美履，面如冠玉，含笑腴腆，好一个翩翩美少年，浊世佳公子。

看到这一切，我猜想自己应该是中了幻觉，又或者看到了什么脏东西，

使劲儿咬了一口舌尖，疼得眼前发黑。刚刚回过神来，便见到那东西从房梁上凌空扑下，手上多了一把黑色的扇子，前端寒光乍现，朝着我一把挥来。

我凛然不惧，挥剑便挡。

一剑一扇相交，顿时间有火星闪动，铿的一声响。我感觉右手上面的鬼剑，像是被拆迁的那种八磅槌敲中一般，整只手酸软无力，脚步也往后滑。不过我难受，那家伙更加难受，往后腾飞，刚才那美少年的形象变得缥缈起来，根本就不真实了，仿佛有无数的重影在相叠，让人看一眼，就觉得头晕，眼花得厉害。

我站稳脚步，感觉到面前这东西，应该是一灵体，而且是一个极端的灵体，凝固的身形比神识还要强大的家伙。一般这样的家伙，要么是妖，要么就是依托到了阴煞地脉的幸运儿。而这种幸运儿，其实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山神。

不过山神和山神之间，也是有区别的。比如说那中华传说起源的昆仑山、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东祭告天的皇权泰山，这些都是鼎鼎有名的存在，乃朝中重臣；次一级的五岳、四大佛山、海内名山，这些都是封疆大吏级别；而至于我们身处的这地界，默默无名，不过就是县官、甚至一小村长的级别。虽然都说别拿村长不当干部，但是我们却也未必怕了它，弱了自己的名头。

我瞧得仔细，心中安定，气沉于胸，也不管杂毛小道如何招魂还魄，抽身便朝着那邪物冲去。

那山神已经知道了它面前的，并非常人。不过它坐落于这莽莽山林，本来也是个蛮横惯了的角色，哪里会怕我？当下凶性大发，双手捶胸，嗷嗷直叫，这声音并不雄厚，而是像猴子一样，吱吱声，刺耳得很。我前冲的脚步稍乱，剑尖就有些偏移。那山神却是浑身一震，身形见风长了一大半，瞬间变做两米多高，一脚就朝我身上踏来，气势凶猛非常。

我冷冷一笑，些许幻术，还能诓骗得了我？我脚趾微拱，脚尖抓地，这算是稳住了身形，然后右手的鬼剑一动，依照着杂毛小道教我入门级茅山降鬼剑法，抖出了一大篷的剑花，朝着面前这巨汉的胸口刺去。

这一剑，刺中了山神幻化出来的巨汉胸口。





一剑刺入，我感觉到了如同实质的触感。正待再进一分，便感觉到鬼剑被一双手给紧紧抓住，这厮竟然不管不顾，先是止住了我的剑势，然后右手陡然一长，朝我的头颅抓来。我手中的剑被它紧紧抓住，动弹不得，抽剑是来不及了，唯有将恶魔巫手点燃，暗自运起了《正统巫藏一携自然论述巫蛊上经》中的行气之法，用左手向它一掌击去。

这山神化身的巨汉之手，单手能够抓起一个篮球，我的手与它比较，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娇弱得很。然而两相对较，它的手如同雪人堆积，而我的则是红彤彤一块热烙铁，它再次发出一声巨大的惨叫声，顿时就发起狂来，而那手，则化作黑雾消散。

我略感吃惊，想不到我的这门法子，对付这种山神，竟然如此有效，让人有些不敢置信啊？

镇压山峦，难不成就是镇压这山神野鬼么？

一阵癫狂过后，那山神开始悔转过来，想溜，回身便跑。然而它来得轻松，去，却哪里能够这么容易？刚一转身，才发现抓住我鬼剑的那一只手，根本就抽脱不得。我冷笑，这老槐木天生性阴，比不得桃木光明辟邪，比不得枣木刚正坚硬，为何杂毛小道独独选了它，来给我做了一把木剑，并且谓之曰“鬼”呢？

所谓鬼，诡也。这妖身槐木纳阴聚邪，藏污纳垢，却能够不断净化，此为先天材料之功，而杂毛小道又在上头篆刻得有“荐拔往生神咒”，所谓“尘秽消除，九孔受灵；使我变易，返魂童形；幽魂超度，皆得飞仙”，是一等一的转魂利器，只不过初成型，功效未显而已。一旦鬼剑正中的法阵运转，上面便会有巨大的吸力传来，什么灵体妖体，皆受吸引，不由自主地靠上去。

这一来，吓得那山神惊惶莫定。不过到底是占了一片山头的人物，片刻之后，它开始如同李腾飞的那除魔飞剑一般，高频率地抖动起身子来。鬼剑毕竟初成，威力不显。很快，山神便脱离了鬼剑的吸引，顾不得屋里的张果果，朝着门外奔逃而去。

没走两步，一个梳着骄傲马尾辫的明媚少女出现在它面前，对它当胸就是一掌。

从我这个角度来看，那个山神似乎有些崩溃了，在它的意识里，也不知

道从哪里来了这么多强人，竟然连跟小妖交手的胆气都没有，往回一缩，朝着地下钻去。小妖见这货这么耍赖，气得半死，于是招呼也不打一声，跟着它，也钻进了地底。

我到底是尚未痊愈，见到那家伙已走，浑身发麻，一屁股就跌坐在了地上。回头来看，只见杂毛小道也正在收功，双掌提于胸前，一道白色的气，从他的鼻间喷出来，箭一般，嗖的一声响。

我抓来布套，将鬼剑藏纳好，摇摇晃晃走到他身前，问怎么样，回来了么？

杂毛小道的眼睛晶晶亮，然而里面却是一片黯淡的恨意，见我问起，摇头说：没有。那个狗日的，狡猾得很。你这边跟它的分身斗个不停，它那意识中，却还能够分出两面，与我拼斗，原本引路的那一魄也被它紧紧收拢住，带回了藏身处。此番打草惊蛇，若想再找寻到这小妹的魂魄，只怕只有找到它的洞府老巢，直接将其结果了才行。

我叹气说，这回可真的是麻烦，就看小妖的本事了，也不知道她能否追踪得到。

我俩在这里说着话，侧门那里传来了凯敏的声音，只听他说，王大哥、林大哥，你们搞好了没有，我们能出来了么？我赶忙将鬼剑掩饰好，说，好，你们出来吧。这话说完，侧门便被急忙推开，凯敏和他父母跑到堂屋来，看着这房间里凌乱的一切，看着灰蒙蒙的地上还有我俩，急忙问情况怎么样了？

我没有说话，杂毛小道也默然不语，凯敏的母亲将地上的棉被掀开，只见女儿闭目而眠，正睡得香甜呢，心中终于一块石头落了地，犹豫地问道：“是……好了么？”

杂毛小道点了点头，又摇头，用低沉的声音说道：“生命是没有什么危险了，不过可能会糊涂，记不清楚事情，甚至不一定认识你们。”凯敏的父母皆惊讶，而凯敏则凝神问我们，说刚才房间里的动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笑了笑，说你也知道的，刚才就是拘走你妹魂魄的那位过来了，我们拼斗了一场，他跑了。

看着屋子里这狼藉的一片，他们纷纷惊叹，又惊恐，不知道如何是好。



杂毛小道手一挥，对着凯敏母亲说你们不用太过焦虑，我们这几天还不会走，必定要将那厮的贼巢找到，将你女儿治好，放心。凯敏你去弄两盆热水，给你王哥和我洗一洗，这一身灰，脏死了。

凯敏的父母连忙招呼，说我们去，我们去。

我和杂毛小道便没有再说，返回房间，任由他们收拾堂屋。过了一会儿，房门被敲响，凯敏走了进来，他一步一步地走到了我们的床前，有些激动，说两位，你们……莫非就是陆左和萧克明？

杂毛小道倒没有什么反应，我却是眉头一竖，眼睛里迸射出了光芒来，低声厉喝道：“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第三十一章 选择信任,凉山故闻

凯敏被我这冰冷的态度吓了一大跳,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不过还是倔强地说道:“我们认识的,对不对?我们还坐过同一班车,对不对?”

当他说到这里的时候,我知道我和杂毛小道已经暴露了。

虽然不知道是哪露出了破绽,但是当下我也并不惊慌,只是眯着眼睛,瞧着双拳紧握的凯敏,然后慢条斯理地重复问道:“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杂毛小道没有说话,而是往旁边站开了些,隐隐封住了通往门口的路。

凯敏见到了我们的反应,更加确定了心里面的想法。

他摆摆手,用尽量和缓的语气说道:“我知道了,所有的事情我都知道。我知道你们就是那天和我一起坐车,然后中途下车的那两位大哥,也是他们嘴里面的通缉犯。他们说你们犯了很严重的罪,还说你们一个人的消息,就能够值二十万!我知道很多……不过,我今天过来,只想告诉你们,我觉得你们是好人的,是正直而善良的好人,你们肯定是被冤枉了,我……”

他感觉自己表达得有些语无伦次,来回说了半天,最后咬着牙,告诉我们:“我不会出卖你们的,即使你们治不好我妹妹,你们也可以在我家住着,一直住着。我相信,你们是好人的,好人就应该有好报,你们赢得了我们彝家人的尊重。放心!”

一口气说完这些,他长长舒了口气,终于不再说话了,像心里面放下了一块大石头,脸上露出了解脱的表情。

听到面前这个彝家年轻人发自肺腑的独白,我和杂毛小道都不由得笑了起来。如果他真的要举报我们,自然不会跑过来,跟我们表白这一切,他





完全可以在我们救了他妹妹之后，偷偷摸摸地出山，然后找到相关部门，提供我们的线索，卖了我们。

杂毛小道走上前来，拍了拍凯敏的肩膀，示意他坐下来，然后和气地问道：“凯敏，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好人呢？你可想好了，我们俩，可都是上了通缉名单的人呢……”我看到凯敏战战兢兢地坐下来，也不由得笑，说，是啊，我也很好奇，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会对我们说实话呢？见我们两个都和颜悦色，气氛和谐了许多，凯敏咽着口水说道：“两位大哥，我可以讲一个故事么？”

我们点头，凯敏开始说起来：他刚开始去外面打工的时候，只有十八岁。他到过很多地方，锦官城、渝城还有黔阳。记忆最深的是在二十岁生日的那天，他当时在锦官城的一家电子厂里上班，住的是宿舍，进去还没有两个星期，突然室友说他的钱被人偷了，然后非赖是他。丢的是四百块钱，正好他刚刚取了四百块钱，准备给他妹果果买一双好一点儿的登山鞋，然后给自己买一个十块钱的蛋糕，庆祝生日。后来他进了派出所，怎么解释都没有用。人家都准备立案了，那个室友才发现，钱在他洗过的裤子兜里。

他二十岁的生日，是在派出所度过的。

凯敏说完这些的时候，眼睛里面亮晶晶的。他动情地说道：“一个素不相识的老人，两位大哥都可以掏光自己用来买药的钱，去帮助她。这样的人，我相信，你们肯定是被冤枉了的。我以前被人冤枉的时候，总想着有人能够信任我，可是没有。但是现在，你们被冤枉了，我选择做那个能够信任你们的人。可以做这样的人，也是一种福气！”

凯敏说得诚恳，我心中最柔软的部分，都被打动了。连一个相识不过几天的陌生人，都愿意选择相信我，而那些曾经与我并肩作战的朋友，有的却选择离我而去。人性的光辉，照耀到了普通人身上，却忘记照耀在那些努力往上爬的人心中。

那天晚上的交心，让我们彻底放松了对凯敏的警戒。其实很多时候，人看人，就是那一点之间，透了，就成了朋友；不透，隔了一层毛玻璃，大家永远都只有小心翼翼地防备着，怕被人从后背捅刀子。

当然，当天晚上对堂屋的整理，我们也没有参与。高手嘛，这种小事自



然是不用亲手去做的。好吧，其实就是因为一番大战，我和杂毛小道都太累了，于是就偷了懒，早早地歇下了。

第二天早上，我早早地起床锻炼身体，凯敏母亲小心翼翼地凑上前来，问，小王，我家果果的病，真的就不能治了么？我回头，问她果果有没有好一点儿？她点头，说：“不吵不闹了，叫吃饭，也乖乖地吃，只不过……”

说到这里，她的眼泪倏然就落下来，说：“以前看到我家果果，像个野猴子一样漫山遍野跑，心烦得厉害。现在看她像个小猫一样窝在床上，特别不得劲，想着她这个小姑娘马上就要成人了，嫁人了，还要遭这难，就难受得不行……”

我最见不得女人流泪。凯敏的母亲四十多岁，却是一头花白的头发，人也沧桑，脸上好多皱纹，心中也就跟着难过。连忙安慰她，说，大姐（王黎外表三十来岁），放心，我和林森一定会负责到底的，一定会治好她！

凯敏的母亲从兜里面，哆哆嗦嗦掏出一个布包来，里面方方正正，似乎有厚厚一沓钱，她说，我是山里人，妇道人家，也不晓得说话，你收下这个，我们的心才安啊。

我瞧这厚度，想来应该是近一万。这个数目，对于处于深山的这么一个彝族家庭，应该是全家的积蓄了。连忙推脱，说：“要不得，你们这事情，报酬已经提前给我们了。收人钱财，替人消灾，所以你放心，我们一定会负责到底的。至于这钱，你还是留着吧，给你家儿子娶媳妇，那个叫做孙静的姑娘，是个不错的妹儿，可不要委屈了人家。”

推脱半天，凯敏母亲这才收起了那包钱，然而神情依旧有些郁郁。

昨天夜里，她多少也知道了些古怪，这才对我小心翼翼。我笑了，展露出了阳光腼腆的笑容，说，大姐，你要是觉得过意不去，就弄点好吃的早餐来，我练了一早上身体，都觉得肚子饿了。她听到我这般说，终于笑了，高声说，哎，好啊，今天给你们做锅贴乳饼吃，保准你吃完，力气足足的。

我又练了一趟拳，感觉浑身热汗蒸腾，白雾凝于头顶而不散，仿佛人都高了一截，这才收了功。杂毛小道懒洋洋地起来洗漱，然后走到我的身边，轻轻地告诉我，小妖回来了。小丫头昨天追了那个家伙大半晚上，结果因为地形不熟，跟丢了。这一趟，说不定我们要栽了……